

母亲的“柳色”清明

李秀芹

母亲曾是大家闺秀，乱世之年家庭遭遇变故败落，外公外婆伤心过度，相继离世。母亲结婚后第二年，舅舅因为被单位领导误解，一时想不开轻生了，舅妈要改嫁，母亲将表哥（舅舅的儿子）接来我家生活。打我记事起，每年清明，母亲一早就折一些柳枝回家，插在窗户、门框上，还在院子里随手插几枝，剩下的编成个柳条帽给表哥戴上。姑侄俩捧着祭品去给外公外婆和舅舅扫墓。

母亲路上还会折几枝柳条，给

表哥做一个柳笛，一路走，一路教表哥吹奏。表哥年龄小，对清明扫墓没有悲伤的概念，相反因为这天可以穿新衣，吃好吃的，还可以“游山玩水”而笑脸盈盈。

都说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外婆家的悲惨经历对于母亲打击是巨大的，但母亲从不表现出哀伤。她说，人首先要活着，而且还要开心地活着，只有活下去，不断地种植希望，才会迎来柳暗花明。

母亲和表哥祭扫完毕返回途

中，会找个小溪边停下来，让表哥“野餐”一顿。母亲说祭品路上吃完了，空篮回家，才会家旺人旺财旺。清明这天，对家里小孩子来讲也是打牙祭的日子。

很多人不理解母亲，认为母亲和娘家人没感情，祭扫之日一点也不怀念逝去的亲人。母亲说，离开的已经离开，留下的要好好生活才对，这样逝去的亲人才不会担心。去给亲人祭扫，就是要展现给他们最好的生活状态，这样他们才能放心。

母亲性格乐观，遇事看得开，从不钻牛角尖。记得小时候婶子常欺负母亲，无端挑起事端，能骂两天两夜，但母亲从不发声，也不让父亲去找叔叔理论。母亲该做饭做饭，该下田下田，把婶子的指桑骂槐当耳旁风。外人以为母亲胆小怕事，其实不是的，母亲说，只要不指名道姓骂人，她就不接招。外婆外公和舅舅去世早，他们未享受过的人间乐趣和快乐还要由母亲代享，所以母亲没时间自找不痛快。母亲这种性格也影响了表哥。

表哥后来考上了卫校，毕业后成了一名医生，工作没几年便小有名气。母亲说表哥的出名不仅是医术高，还因为他脾气好，对患者有耐性，有亲和力，患者见到他，如沐春风，心情放松了，病便好了一半儿。

如今母亲已经去世多年，每年清明我都会插一瓶柳条放在母亲照片旁。母亲喜欢绿色，喜欢柳色的清明，看到杨柳飘飘便有了期盼和希望。年龄越长，身边离开的亲朋越多，但不应该伤感，要乐观明亮地活着，替他们延续快乐和幸福。

“净静”脱单

马海霞

王净是公司出纳，身高一米八三，是个壮汉，但他有洁癖。一个大男人平时上下班戴口罩也就罢了，点个钱也戴上口罩，而且每次钱过手后都要用香皂洗手，洗得还挺专业，十个手指头一个不落。

最可笑的是，他兜里常备纸巾，推个门都要抽出一张纸巾包着门把手，据男同事反映，他上厕所冲水时也用纸巾垫着按马桶水箱盖。

他说话的音量和他的身高成反比，打私人电话完全不用避开同科室同事，离他两米远你竖起耳朵也听不清他在讲啥。这个“唇”姿，即便面对面对着说话，吐沫星

儿保准喷不到对方脸上。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“净静”。

其实净静心地善良，在单位勤勤恳恳工作，个人条件不错，就是洁癖问题不招女孩待见。

那次王姐打算把她表妹介绍给净静，见面前王姐提前嘱咐净静，第一次印象非常重要，所以你去了后尽量少用纸巾，吃饭用筷子又不下手抓，没必要那么多讲究。

净静这次倒是注意了，初见成功。可约会了两次，女孩就不同意了，原来他和女孩逛商场坐电梯时，他从包里掏出一副手套，递给女孩一只，他一只，隔离电梯扶手上的病

毒和细菌。洁癖再次暴露了。

王姐气得直拍脑门，都怪自己，只嘱咐他少掏纸巾，忘了他包里还备有一次性手套。我劝王姐，个人生活习惯很难改变，由他去吧。婚姻这事儿最好找个情投意合的，也就是说，净静的另一半最好也有洁癖。

王姐翻腾了半天朋友圈，女版净静还真没有呢。

今年单位开工后，领导在群里“开会”嘱咐大家上班后的注意事项，戴口罩、勤洗手，同事之间保持一米间距，没事少凑在一起闲聊。

这个不用领导嘱咐，宅家这个长假期，我们早养成习惯出门戴口

罩、戴手套，与人保持一定距离，遇到熟人能打招呼时绝对不语言交流，回家后手洗了又洗，外面买的東西都一一用酒精消毒……

我包里纸巾、一次性手套装备齐全，凡是公共场合需要用手时，不是戴手套就是用纸巾隔离，防止手接触到病毒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我发现单位不少同事也如我一样，防范工作做得杠杠的。

在单位吃午饭时，大家也不坐在一起聚餐了，有的在餐厅一人一桌，有人在办公室对付一口，吃完饭也不扎堆八卦了，各人玩各人的，有看书的，有看手机的，有坐

在太阳下眯一觉的。突然感到时光“静”好，人际交往一下简单了许多，上班只需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闲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昨天晚上，王姐和我视频，她打算再给净静介绍一下她表妹。我问，你表妹又想回头草了？王姐说，上次给净静介绍的是我姑家表妹，这次给他介绍我姨家表妹。我劝她，省省心吧，除非你姨表妹患有洁癖，否则一样谈不成。王姐笑着说，今年这场疫情，让大家都有了洁癖了，连我们也成了“净静”，我姨表妹更是特别重视个人防护，她说即便疫情全球清零了，她还会继续保持这种良好的卫生习惯。

特殊时期，净静终于脱单了。没想到曾经我们嘲笑的，日后也成为我们效仿的，有时我们以为的“另类”，不过是比我们先知先觉罢了。

离别与珍重

李晓

清明，天降雨水，落在中国人最柔软的心田，缅怀浩瀚时空中的先人，这是最好的时节。在这个日子，那些逝去的身影，在眺望的目光中纷纷聚集，成为纪念，虔诚而庄严。抛开日常琐事的烦扰，我们心无旁骛地回望，其实也是对关于生命中所有离别事物的一次深情打量。

清明时节，在我老家山梁上，薄雾朦胧，雨水披挂，乡人们在各自祖先的坟头前，带着沉默的表情祭奠。一旦遇见他们，我会带着客气简单寒暄几句，然后散去，故土大地又重归寂静。

四年前的清明，我在老家遇见过一个老乡，前年清明回去时，已经垒起了他的坟头。一场一场这样的离别，在寻常的日子里上演着。我有时候感觉自己的心态是真有些老了，慢慢起茧的心会对这样的离别淡然而麻木。

离别，是分分秒秒在发生的事。比如我到医院探望病人，侧身回头看见一个裹着白布单的人被抬往太平间，据说那人昨天晚上还喝完了一小碗红薯粥后嚷着要出院……

更多的离别，正悄然发生在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生之中。

那年九月的一天，我就要从村子里去一个乡上工作了，爷爷正在漏风漏雨的屋顶上一片一片地把青瓦重新翻盖，远远望去，在风中腾起了鱼鳞般的细浪。爷爷从楼梯上一步一步走下来，然后小跑到我跟前。爷爷望着我，我看到他堆积的眼袋，那是日子垒起的沧桑。

两个月后的一天，我在乡上办公室里接到了二叔打来的电话：

“你爷爷走了……”而今，每年到了清明，我差不多都要抽出时间赶回老家爷爷的墓前坐上一会儿。我答应过给他买一双布鞋的，可是再没机会实现了。

我的三奶奶，十一年前我去看望过她一次。八十三岁的三奶奶，颤巍巍地挂在房梁上的一个腊猪蹄取下来给我炖了，那是她一直为我留着的。三奶奶炖的腊猪蹄在柴火灶里咕嘟咕嘟地响着，火光中，三奶奶佝偻的身子浮现在老墙上，如一部皮影戏中出现的画面。临别前，我塞给她两百块钱。三奶奶有一些气喘，她双手撑在山路边的松树上，喘着对我说：“孙子，你还要回来看我，如果你不来看我，又有哪个来看我哟。”我朝三奶奶不住地点头。那年腊月，我准备再去看她时，三奶奶已经在那棵松树后面的土里永久地睡去了。而今，我偶尔去那里时，一定要在那棵松树前待一会儿，三奶奶的生前容貌，又会在那棵树下浮现。

在我中年岁月里走散的人，那些离别的镜头，常在我眼前闪现。外省的诗人老刘，有一次我坐火车离开时，他追着火车跑，递给我一本发表了诗的内刊，还有一包饼干。晚上，我吃着这包饼干，穿过了两个省的铁轨线。第二年春天，我得到消息，老刘患了重病在

医院接受化疗，秋天时就离世了。还有我所住小区的老王，前年的一天，他出门去买大蒜，出门前对妻子说：“汤里少放点盐。”十多分钟后，老王被一个莽撞的司机撞上了，生命呼啸而去。

有天，我回家陪父母吃了一顿饭。我看见母亲嘴里一直在蠕动着，是嘴里包着的食物没有嚼烂。父亲淡淡地说：“你妈嘴里已没有几颗好牙了。”我望着母亲，突然发现，她真的老了。

一颗牙齿的脱落，枕边的一丝头发，都是在离别。时光浩瀚里的每一声滴答，每一分每一秒，都在悄悄举行着时光的告别葬礼。有的离别，是为了重逢，有的离别，成了人世间的永别。这些年，我那凋敝的村庄，有我滚滚青春记忆荷尔蒙激素分泌旺盛的老县城，也在大地的版图里跟我离散了。每当我以返回者的姿态，妄想去与那昨日山河容颜再次相见温存一回时，我也只有靠岁月重返回来的风，把尘封在心里的一张老地图再打开一次了。一切，都别来无恙？这当然是我一厢情愿了。

离别，在这个纷繁世间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。我们或许能够做的，就是在离别前，道一声珍重。道一声珍重，山河迢迢，人间情深。



幸福都很微小

周恒祥

疫情缓解，第一次出门购物，路上没有几个行人，也没有几辆车驶过，可那一瞬间，竟然涌起从未有过的激动：人间多么美好。

想想平时没有疫情的日子，平平常常地上班下班，也有出门，也有看街头，却未激动过，感慨过。我这是怎么了？

有人为孩子做过一次网上的问卷，疫情结束，你最希望去做什么？百分之九十的孩子，竟然选的是上学。平时上学是多么痛苦而煎熬，有的会生出逃学的想法，有的会认为，不上学在家睡觉、玩手机，那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。经过疫情封闭在家的煎熬，怎么就改变了认识了呢？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长长的寒假即将过去，竟然已经是暮春时节了。这煎熬的日子，真的不如上学的时光幸福快乐。其实，幸福未必惊天动地，

往往是那些微小的瞬间。史铁生有一段话，说得非常好：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。发烧了，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是多么清爽。咳嗽了，才会体会到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。不能直立行走的时光，才想到端坐的日子多么晴朗。

是的，放长假了，才知道上学的热闹；而上学了，却又会想起这疫情中不上学的日子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。

人的一生，有多少个幸福是巨大的呢？没有，只有微小如尘，容易被忽略不计的小快乐，才是小幸福。只是，我们在回望来路的时候，才会体会到，过去的日子，虽然平淡、波澜不惊，但其实那就是最真实最美好的幸福。有多少人会在当时感觉到，好好把握呢？其实，有些微小的幸福，只适合收藏，不能说，不能想，也不能忘。

